



## 感恩是住在心里的天使

□韩星星

毕业那年,我到乡下支教,心情也像逼仄的小镇,阴暗,抑郁——直到遇到她。

她的手只有婴儿一般大,五指缩成一团,牵引着身体,整个人总向前倾斜。所以,再平整的路,在她脚下都崎岖不平。她是一名送报人,挨家挨户送报,几乎是她生活的全部。

每天,她起得都很早,尽管很努力,晨报送到我手里,已是晚上。我从没数落过她,接过她颤巍巍小手送来的报纸,我总有几分惭愧和内疚。她身患残疾,还要楼上楼下送报。一份报纸,对我来说也就是几张消遣的纸,对她,却是一块沉甸甸的铅,是如铅的生活和人生。

我的怜悯表面而肤浅,只属于我。不只对我,她对所有人,即使一个人走在路上,脸上也总微笑着。没错,那是最美的微笑!她的脸是扭曲的,但微笑却是明媚、灿烂的。

难以置信,一个畸形到一无是处的人,有什么可开心的呢?我想,或许她是个弱智,对疼和痛都没了知觉!这样,无论如何,也算上帝给她的一点安慰。只是,我不是上帝。命运给她一个畸形的身体,又给她一份正常的智力,让她茁壮地活着。

她流着口水叫开每一户人家,递报纸,寒暄。如果闭上眼,除了语速慢、含混些,她和我们并无区别。应该在她的意识里,她也是正常人,是我世俗的眼光和意识残疾了!

她和这里的人很熟,除了我。我只是暂时寄居在这里,对这里的人事,如同对她手里的报纸,漠不关心,只作为生活的一次休憩或滞留。我们之间,就接、递报纸,我说声谢谢,她微笑。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对我,她只是份迟到的晨报,和一份从没缺席的感动。

那天,参加慰问活动。绕了很久才找到,竟是她家。房子很老了,蜷在高楼间,像个驼背的老人,幽暗地坐着。她很开心,里外张罗着,让我们进屋坐。屋里阴暗、凌乱,没有插脚的地方,一行人又退了回来。我却站住,看见一个孩子在墙上画画。

孩子画的是窗户。先是南墙,接着东墙,最后西墙,每面墙都画一扇窗、一轮太阳。因为这些窗,屋里变得明亮很多。我问他,画窗户干吗?他说,屋里暗,妈妈看不清东西,有了窗户,屋里就亮了!他兴冲冲地对外喊:妈妈,快来看,咱家有窗户了!

她跑进屋,快乐地像个孩子,打开窗,放进阳光。我悄悄退出来,怕打扰他们的幸福。

她坚决不收慰问金:把钱给需要的人吧,我有儿子、有家,还有这么多窗户,什么都不缺。孩子说:以后妈妈要什么,宝宝就给妈妈画什么……她亲孩子一口,笑着说,孩子就是她的天使。的确,她心里住着一位天使,还会缺什么呢!

我赧然。感恩是住在心里的天使,而我习惯了抱怨,忘记了感恩和爱。或许,该慰问的不是她,而是我。在她的面前,我穷得一贫如洗。



## 父亲是儿子的一场雪

□葛亚夫

冬天,时间也怕冷吧?也就眯瞪一会儿,身子骨还没舒展开,天就黑了。

那时,生活时光般清贫,三餐都经常爽约,更别提娱乐了。天一黑,我就被赶上床。起初,父亲还讲些故事,但很快他就睡着了。我饥肠辘辘,辗转反侧,眼巴巴地向窗外看。

“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人饥志短,这句民谚,那时我只记住了后半句。往往,雪没盼到,我就枕着梦里的馒头睡去。半夜被撑醒,才发现是尿憋的,跑到门口,冲着雪地一通“扫射”,又匆忙钻回被窝,期望重温旧梦——把没吃完的馒头吃完。

或许太冷、太饿,面对一场雪,我从没想过像孙康那样映雪读书,只想梦里梦外的馒头。

我从来就不是个好学生,贪嘴,贪玩,学习三心二意。父亲对我的期望,也一直徘徊在零度左右。初二时,因恶作剧,班主任骂我烂泥扶不上墙,无可救药。我辩驳:烂泥也是你教的,你也就打人骂人……

老师恼羞成怒,要打我。我跑为上策,潇洒地扬长而去。

寒风肆虐,雪花猖獗。一场风雪,从荒野刮到我内心。我瑟缩着往家走。我知道,阴暗处是泥土,明亮处是水洼,但还是忍不住向亮处的水洼里走。回到家,父亲竟没打骂我,只是问:想不想上了?我嗫嚅道:想。父亲让我换双干棉鞋,便带我去找班主任。

班主任不在家。雪很大,也不知是否回来。父亲看看天,看看我:就站在门口等吧!等到回来为止。北风似刀,雪花如镖,我们成了靶子。我瑟缩着蹲下,才发现父亲穿得竟是我换下的那双湿鞋!那晚,我出奇地安静,只记得,老师回来时,我和父亲都成了雪人。

这是我和父亲的“程门立雪”。以后,我再没让父亲失望过,只是他的脚再没热起过。

大学毕业,我留在南方。那年,罕见地下了场大雪。女友来了雅兴,要到梅花山采雪,学妙玉煮雪烹茶。她的“体己茶”,也只体谅自己。积雪厚,加上路滑,公交车禁行

了。女友就拿我代步,走不快、走不稳,都要耳光“刷卡”。

父亲的电话也来凑“热闹”。他看电视,说这边雪大,房子、桥都压塌了,担心我,让我别乱跑……我说没事,匆忙挂了电话。女友没收了我的电话,命我全速前进。我们玩到很晚,也很累,回去就睡了。第二天,一开机,就是一堆未接来电——都是家里的。我打过去,父亲睡了,母亲接的电话。她数落我,昨天怎么不接父亲电话!

我这才知道,由于我关了手机,父亲放心不下,竟站在门口,一夜都没睡。

下雪了,回家给父母送棉衣。父亲坐在门旁。雪花凌乱,时光如同黑白电视。我帮他打身上的雪,可头上那层雪,怎么也打不掉。父亲笑:真是近视眼!这是白头发,哪是雪!我心里一寒。我曾以为只是冬日苦短,没曾想,对于父亲,人生也一样苦短。

父爱一场雪。时光里,父亲就是儿子的一场雪,覆盖着浮生,温暖着今世。

## 向借书不还者说NO

□赵晓婕

公司搬了新办公地点,对面正好是本市的图书馆。问问行情,100元押金就给办个借书证,每次能借三本书,每本书能借三个月。于是办公室的姑娘们都纷纷掏出这不到一支中等价位口红的钱去办了个借书证,工作之余陶冶情操嘛!谁说现代人都是低头族,我们可是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爱读书的。可是没想到三个月后,小孙和小齐两个姑娘就因为书杠上了。

原来小孙借了三本书,中间有本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论语》,定价只有一毛多,姑娘觉得这书不错,有保存价值,于是打定主意,押金不要了,这书我也不还了。正当她眉飞色舞地向小齐显摆自己这个很牛的决定时,小齐却比图书管理员还严肃,立即毫不留情地深挖了这种行为的可耻之处,还非要督促小孙把书还了。就为这事儿,俩人闹得不欢而散。后来办公室的大妈大姐们做调停工作时了解到,小齐的人生信条就是“书和孩子,不能外借”。乍一听还真觉得可笑,一本书

能值几个钱?至于为了一本书翻脸吗?古人不是说书非借不能读也?

可是小齐也说了,她就是爱书。因为爱书就收藏书,书多自然借的人也多,可爱惜书的却没几个。每个借书的人都说非常想看,可是有借了去垫茶杯底的,有扔到卫生间放发霉的,还有不知塞到哪个角落最后找不到的。看着那么多人借书不还,小齐心里不舒服。虽然也遇到过真是爱书的,可是居然因爱生骗,也是让小齐无可奈何。比如小齐有一套上小学时攒下的漫画《水手月亮》,小心翼翼地放在书柜里从青春期保存到少女期。不想那年老妈帮一个老姐妹的女儿介绍对象,地点约在小齐家。相完亲那姑娘看到小齐的这套漫画,当即就兴奋地表示自己也喜欢,想要借去看看。考虑到老妈的面子,小齐虽然有万般不舍,还是把书借了出去。不想这书就一去不回了,姑娘说包被抢

了,书恰巧在包里。虽然心疼,小齐也只能认栽。可没想到的是有天小齐和妈妈去那位阿姨家玩,一眼就在姑娘的书柜里看到了那套《水手月亮》,怎么看都感觉是自己的。问那姑娘,人家居然说是在网上的二手书店买的。难以相信的小齐当时就打开姑娘的书柜拿出一本漫画,翻开封皮内侧的折页,果真自己的签名就在里面。看到这个证据,小齐二话没说,啪啪啪地把书拿出来放进自己包里,直接甩了句“骗子”就扬长而去了。弄得自己的亲妈回来还说:“一套书,至于吗?”可是真至于。从此小齐就在自己的书柜里张贴了醒目的标识:“书不外借,免开尊口。非要张口,必借不走。”

有了这些事情垫底,大家也不难理解小齐为什么那么痛恨小孙的行为了。其实每个人都有不能触碰的生活底线,你看起来觉得很怪异,可能就是别人无法触碰的禁区。

@——投稿/方式

平顶山新闻网——鹰城网事或投至 ycbj2013@qq.com